

## 《反鎖》

中文系二年級

Lyr

這是我第十三次嘗試扭動面前的金色小圓球，卡住了，是意料中事。聽說門是一種可以讓人通過的建築部件，通常可以開關，而門鎖的發明大概是為了鎖住某些東西，譬如說人。小圓球變得濕漉漉，是我不該用手汗醃著它。心裡明白這是無論如何都出不去了，於是我又回到電腦前，手指敲打著鍵盤，在面書上更新現況，而我的專屬版面上只有我的名字。

家，永遠是最好的避風塘。今天精神奕奕的我約了友人在街口的茶記High Tea，在我準備好一切要出門時才發現，我被避風塘綁架了。大概用了二十分鐘的時間嘗試用不同的工具打開門鎖，拿起鎚子想敲下去，但母親的大眼睛在腦海裡瞪住了我的手，「叮！叮！」電話適時響起，來訊息了，「記得餵了小寶貝才出去」，見字我低頭點了幾下，抵一抵嘴，沙發下有一團毛。

「自己都沒飯吃，幹嘛還服侍你？」這刻我變成了仙蒂瑞拉裡的「好姊姊」，姑且讓一隻黃毛小狗扮演一次灰姑娘吧。我捉住黃毛坐到沙發上，一邊揉搓牠的脂肪和毛團，一邊鼻子貼著旁邊的玻璃窗，打算用遲到前最後的十分鐘時間幻想如何從十八樓安全地爬到地面。

眼睛不斷在玻璃窗上游走，視線很快被一個小男孩吸引住。在香港這個都市，其實鄰居之間也不是那麼疏離，運氣不好的話，隨時連鄰座

大廈的「鄰居」也能認識，像這樣我家和對面大廈只隔了差不多十米，經常可以聽見小男孩的哭喊聲。這男孩從屋內探出頭來，並沒有察覺他的一舉一動被我收歸眼底，他扶著窗注視馬路上疾走的汽車。這個小男孩不怕高，應該也不怕死，三兩下就兩腳朝外坐到窗上，看著他的舉動我不禁為他捏了一把冷汗。

「別動！」我沒有細想在幾乎十米外的他能否聽見我的聲音，在看到他半身懸在空中的瞬間我甚至無法調整自己的聲線，只說出了變了調卻很自然的一句話。男孩彷彿沒有聽見我的高呼，大概他所有的專注力都被地面上的巴士和貨車吸住了。

「汪！汪汪！」「呼！」黃毛突然從我膝上躍起，嚇得我抖了一抖，把茶几上的木偶擺設碰跌了，小木偶的斷手斷腳在地上，我沒有撿起來，耳邊好像不斷的響着瓷器滑落的聲音、花瓶跌爛的聲音、玻璃摔碎的聲音，直至門鈴響起，我還是坐著，一直坐著。